

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、美國密西根大學文學碩士、美國史丹福大學文學博士、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亞洲研究學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，一連串銜頭，彰顯了張誦聖教授的學術成就。但別要被這些銜頭嚇倒。訪問當天，親切的她沒有擺起任何架子，笑容總掛在臉上，幾乎每句話也帶著笑聲。「和藹」和「學術大師」這兩個稱號，恰恰便是張教授的寫照。

眾所周知，「台灣女作家」是張教授其中一個研究亮點，她的作品如《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》和《雨後春筍：當代台灣女作家作品選》，分析了台灣女作家與台灣文化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不那麼感性

年輕人絕少向學術研究、文學等方面發展，因為在這些範疇發展，總是難以找到理想職業，難以有出頭天。在張教授的學生時代，也面對著同樣問題。「老師，你當時有沒有考慮過，修讀文學，將來的路會比較難行？」

「是啊，那時候，派到外文系的大概一百二十多人，然後出來唸文學的，我想不到十個吧，後來一直唸下去的，我想不到兩、三個！最後，待在這個範疇裡發展的，

窩心的邏輯

採訪、撰文：葉銘怡（香港城市大學）

張誦聖教授

interview

就只我一個。因為出路不好，大部分同學都去做別的事情。剛好那時台灣的export、import剛起步，所以我們有很多同學到這些公司當英文秘書，也有很多同學從商。」

其實人生路上，走的每一條路，也是由不同的因緣而致。問到張教授何以能在文學研究這條路上堅持下去，她說：「有兩個原因，一個就是我小時候讀了很多翻譯小說。因為我母親以前在大陸時，在中央圖書館做事。第二個原因，是在台灣要考年考，考得最好、最高分的就進外國語文系。我考得很好，哈哈，所以就進了外國語文學系。」

張教授說，對她影響最深的老師，包括顏元叔、王文興等，「王文興是小說家、顏元叔是介紹新詩評論到台灣的一位教授。他們都教得很好。」

母親、恩師們為張教授的文學研究之路開了一道扇門，而老師本身的性格，更成為她堅持走這路的驅動力量。「我比較喜歡分析，不那麼有感性思維，在我中四的時候，我作文分數很高，但我都會寫得很短，不像有些人，天生文字表達很漂亮。我是一個很堅持的人，大概是因為年輕的時候不知天高地厚，甚麼也嘗試，而且覺得自己一定可以成功。」對自我的肯定、對夢想的奮力追求，造就了張老師今時今日的學術成就。

講究布局結構

讀張教授的作品，在文字裡頭也不難發現她是非常講究布局、結構，重視邏輯的性格昭然若揭。問到張教授如何才是好的小說？她指出了兩個極端：「如果你拿一個光譜來看，最右邊可能是很實驗性的，最左邊的是比較寫實的。有人不喜歡初學寫作的人還不會跑就要

跳。他們要求一些基本功夫，要求故事說得很完整。他們會從技術角度來看文學作品，卻對實驗性的寫作不太公平。我認為，不應單單關注這方面，在文字上能夠跳躍、能夠有留白、能有結構，那就是好。」跳躍，不會令篇章亂起來嗎？「只要作品裡能夠有節奏有flow，就很好。其實方法會在不知不覺間shape your ideas。傳統的方法常常會影響你的內容。」

結語

不禁說一句老生常談：路是人走出來的，只有堅持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。張教授這位成功的人，她的每句也講究邏輯，但她的性格卻不是那麼硬，就在訪問完結的一刻，她給了我一個深深的擁抱，多麼窩心。沒有半分架子的學術大師，是那麼的難得。